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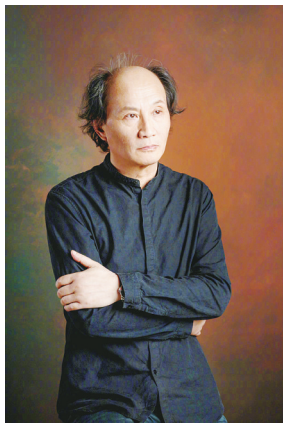
金宇澄新书《方岛》《轻寒》《碗》出版,凝聚三十年创作心血 感悟繁花之外的温度变幻



《方岛》《轻寒》《碗》

金宇澄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出版



作者简介

金宇澄, 1952年出生, 被称为小说界的“潜伏者”。

《上海文学》的编辑, 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, 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。

2013年凭借《繁花》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、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年度小说奖。

2015年8月16日, 《繁花》获茅盾文学奖。

近日, 金宇澄的《方岛》《轻寒》《碗》出版, 三本书所收作品在创作时间上跨越了三十年, 既包括小说也包括非虚构的写法, 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则覆盖了江南小镇、东北乡村和作者最熟悉的上海, 展示了其代表作《繁花》之外, 一个更为多面的、生动的金宇澄。

这些作品也表明, 经验的提炼和技艺的打磨, 并非一夕之间完成, 而是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、不同体裁的锤炼。

1 刻画生存的荒诞

《方岛》收入的九个短篇小说, 大都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, 这些小说显示了文本实验的痕迹和现代主义的影响, 但依然保持金宇澄一贯内敛雅致的尺度, 后来的大师手笔已在这些作品中初见端倪。每一篇都以一种不同的语调写一个不同的故事, 颜色、气味、温度在丰富驳杂的记忆

图景中变幻, 或荒诞, 或传奇, 展现了普通人在严酷荒芜的周遭环境中挣扎求生的状态。

《方岛》一篇, 写老莫因极度饥饿而不得不吃老鼠幼崽。《譬喻》写会治伤的村妇五婶, 生前遭人误解, 死后被奉为神婆。《风中鸟》中, “我”是在农场里负责制作棺

材的年轻棺材匠, 见证了生死之间的艰辛。《童话》从一只金铃子的角度, 写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处境……

与《繁花》的口语化不同, 这本小说集的语言显示了高度的文学性, 而《譬喻》对北方口语的纯熟运用, 不似一般的南方作家, 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
2 毫发毕现的细节

中篇小说《轻寒》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江南小镇的生活。作者选择从日常生活情境和女性的视角切入, 呈现社会和人心的面貌。故事主要发生

在腌肉铺和小船上这两种空间内, 腌肉铺的老板、女主人七官和伙计、女佣阿才, 以及镇上的警官马老三这几个人物构成了暧昧迷离的关系网络。七官对

权力的欲望, 以及几个人物之间暧昧复杂的情感, 成为两条彼此缠绕和相互推动的线索。最终, 小说从男女情爱的幽微细节中, 窥见残酷动荡的历史。

3 沉淀半生的回忆

《碗》是金宇澄继《回望》之后的另一部力作。三十年前, 在东北乡村, 小英死于井中。三十年后, 在一次聚会上, 一名女孩忽然出现, 而她就是小英的女儿, 自出生起就与母亲生死相隔。原来, 小英生前曾在东北赶回上海, 秘密生下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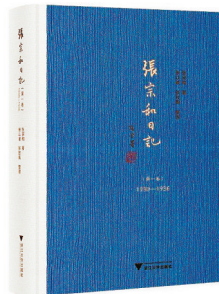
名女婴。面对年轻的生命, 聚会上的人终于直面不愿重返的过去, 再次回忆起美好却又充满苦涩的青春。

金宇澄认为, 非虚构同样需要文学的无穷手段, 因为非虚构的对象更贴近现实和常识, 因此需要调动更多的文字、

结构技巧。作者的笔, 在过去和现在、东北和上海之间自如切换, 带领读者领略宏大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张力。同时, 这本书还附上了三十年前写作的同题材小说, 纪实与虚构相互映照, 凸显了作者对多重叙述声音的偏爱。据《广州日报》

新书推荐

《张宗和日记》



张宗和 著
张以 张致陶 整理
浙江大学出版社

本书是合肥十姐弟的“大弟”张宗和先生写于1931年至1938年的日记, 由其女儿亲自整理, 书中涉及个人隐秘的部分, 已做删改。

日记内容主要是对张家姐弟在苏州的家庭生活、张宗和个人情感经历, 以及作者在苏州、上海、北平求学时的校园生活的记录。翻开书页, 不仅看到合肥四姐妹的窈窕身影, 还见到周有光、沈从文、韦布、顾传玠、俞平伯、陈寅恪、钱穆、萧乾、赵景深、林徽因、梁思成、梅贻琦、钱伟长以及抗战前后那些谦谦君子的群像。晚综

《而已》



陆春祥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推出十年随笔新作集。他的随笔写作风格独树一帜, 如一味味温和的中草药, 直抵社会现实的疼痛和人性的病处, 既鞭辟入里, 切中要害, 又充满了善意和关切, 柔中带刚, 让人回味。

新作聚焦俗世里的细微日常, 入题细小新鲜, 涉及中外古今, 联想跳跃丰富, 常常指东话西, 婉转中彰显锐利, 趣味里突显张力。面对生活的苟且, 我们能做的, 不仅仅是“而已”。晚综

史海钩沉

玉人原来是须眉

玉人一词, 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, 指雕琢玉器的工人。《周礼·考工记·玉人》: “玉人之事, 镇圭尺有二寸, 天子守之。”《荀子·大略》: “和之璧, 井里之厥也。玉人琢之, 为天子宝。”而玉人被用来称呼有容姿有风度、形神兼美的男子, 是在魏晋时期。

魏晋,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特色的时期——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, 却文采斐然、玄谈成风。当时, 养尊处优的士族门阀们, 吃饱喝足了, 手拿一把玉柄麈尾, 比赛着看谁说的话更玄虚、更清远。而与之相偕的, 是外貌上的不食人间烟火、不染浊世俗尘的仙气, 所以在清谈界出类拔萃的人, 都是白白净净, 甚至弱不禁风。

清谈之风的开山鼻祖何晏, 长得非常白, 以至于魏明帝怀疑他脸上施了粉。西晋的

王衍也是一个皮肤很白的人, 他位高权重, 但不怎么考虑国计民生, 对清谈却挺在行。何晏和王衍均被形容白净如玉, 但还未被称为玉人。从小到大被人称为璧玉的重量级人物, 是潘安和卫玠。

潘安这个名字其实有误, 应该是潘安仁, 杜甫为了对仗, 在诗句“恐是潘安县, 堪留卫玠车”中, 把仁字省略了, 于是, 人们将错就错, “潘安”“潘安”地叫了起来。直到现在, 一提潘安, 人人都知道是有名的美男子; 而一提潘安仁, 许多人却不一定清楚是谁。潘安仁, 名岳, 字安仁, 晋人。终其一生, 耳边就没断过人们对他容貌的赞美。

潘安仁少时挟弹出洛阳道, 妇人遇之, 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如果潘安仁乘车出去, 更不得了, 妇女们纷纷向车子里扔水果给他吃, 一会就扔满了

一车子。“掷果盈车”就是从这来的。花样美男长大后, 一如少时。

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卫玠, 潘安仁与之相比, 就是站立一边的一个小头目。卫玠这人太美了, 观者如堵, 他娇弱的身子禁不住, 年纪轻轻竟然被人看死了, “看杀卫玠”便由此而来。儿童时的卫玠喜欢坐着一辆小白羊拉的小车在街上走, 《晋书·卫玠传》:“(玠)年五岁, 风神秀异……总角乘羊车入市, 见者皆以为玉人, 观之者倾都。”玉人一词正式用在了卫玠身上。王济是卫玠的舅舅, “俊爽有风姿”, 但是一看到卫玠, 就叹气:“珠玉在侧, 觉我形秽。”

魏晋时期被称为玉人的还有裴楷(裴令公), “粗服乱头皆好, 时人以为玉人。”另外, 夏侯玄被称为玉树, 李安国被称为玉山。总之, 这时的玉字, 一般用于神丰貌秀的男子身上。

时至唐代, 虽然杨贵妃名叫玉环, 但李白写诗赞美她, 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 衣若轻云貌若娇花, 也没说她是玉人, 当时玉人还是用来称呼男人的。杜牧的诗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 玉人何处教吹箫”中的玉人, 指的就是扬州判官韩绰。被王实甫改编为《西厢记》而家喻户晓的《会真记》中有一首小诗“待月西厢下, 近风户半开。隔墙花影动, 疑是玉人来。”原作者元稹是以女子的口吻写的, 玉人指的是张生。

到了宋代, 玉亦用于指称男子, 苏东坡在《定风波·常羨人间琢玉郎》中, 称王定国是琢玉郎。

如今, 玉人成了美貌女子的专属词, 不过, 也仅指这个女子长得白而年轻, 那种如玉一般温润清圆的气韵, 却很难找寻得到了。

据《西安晚报》